

你的心與肺

她的名字叫韋恩，十八歲，從深圳到香港讀國際學院，已經到了最後一年，卻突然患上憂鬱症，完全無法應付學校的功課，甚至不能上課。

這種情形，最焦急的當然是父母。他們都認定是學校功課壓力太大，女兒應付不了。

韋恩自己也說不清楚，只感到一片迷茫。

連她的精神科醫生都說要給她加藥，否則無法應付日常生活。

這個無法應付生活壓力的孩子，在父母面前卻是十分機靈，她說：「我與母親總是鬧彆扭，她什麼都要管着我，要把我變成她的翻版！」

父親也同意，他說：「我也覺得母親管教太嚴，我與女兒就沒有這種問題，不過媽媽也是好意！」

母親直接回應女兒：「我完全是為了你好，我不理你，誰理你？！」

女兒卻認為有問題的是母親，一直要求父親帶母親去看心理醫生，父親則忙着解釋自己的立場。

這種父母疏離，一心一意把全部關注放在孩子身上的家庭結構，我這一週內就見了好幾個不同的版本。很多夫妻不合拍的父母都說：「我對夫妻沒有什麼要求，只想把全部心思放在孩子身上！」

他們不知道，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孩子，是最難離家的孩子。

這就是韋恩的故事：

她說：「我來自一個幸福家庭，父母都寵我，我也覺得一切都好；直到媽媽陪我來香港升學，我開始發覺，父母親被我分開了。而且比起我來，媽媽更難適應這個新環境，她很孤獨，又沒有朋友，說是她來陪我，不如說是我去陪她，我們一直都是出雙入對，像小姐妹一樣。我覺得爸爸一個人留在家裡，也很孤單。我本來很喜歡我的學校，但是為了讓媽媽回到爸爸那裡，我說服了他們讓我轉到寄宿學校。」

我問：「你在寄宿學校那麼多年，容易適應嗎？」

她用英語回答：「初期很困難，學校全部用英語對答，我都聽不懂。我故意避開其他來自國內的同學，只與說英語的同學來往，直到我可以說流暢的英語。好在我的數學成績很好，而且我會彈琴、唱歌，老師和同學都喜歡我。其實初時不單是語言，文化也是問題，我本來對衣着並不考究，只穿普通的 T shirt。為了追上同學的潮流，我努力研究時裝雜誌……最糟糕的是，我以前長了一面暗瘡，每當別人望着我，我就無地自容，媽媽帶着我，上天下地，中西醫都看遍了，最近才找到有效的藥物！」

眼前的韋恩，英語流利，衣着入時，面上的青春痘也消失了，應該是一切進入軌道；怎麼在她最有能力準備進入大學階段的時候，反而全部洩了氣？最有趣的是，她的憂鬱症讓她不能處理日常生活，現在連約見醫生的細節都由母親包辦。

我說：「你的故事是這樣感人！外面多大的困難你都成功克服了，離家多年，應該學得獨立呀？」

她答：「外表是獨立了，心理上卻仍然緊接在一起。」

她繼續說：「一直以來，媽媽與我是沒有秘密的，我什麼都不瞞她，但是我慢慢長大，並不認為她的意見一定是對的。她就很受不了，老是對我說；我為你作了多少犧牲，你不知道嗎？你是我生命的全部，我不能沒有你.....我想她也是很寂寞，我不能這麼自私，棄下她不顧，但是每當她緊緊地隨着我說東道西，我又覺得不能喘氣.....」

我說：「所以你就發病了？」

她答：「也許是潛意識吧！我不是故意這樣做的！我知道我愛媽媽，也恨她！我想愛與恨，都是同一回事吧？」

她當然不是故意這樣做。身心症的道理，就是當一個人內心有解決不了的心結時，身體就會替你表達。當父母親的愛超過一個孩子正常年齡的適當需要時，孩子一方面會反抗，一方面也會以各種奇怪方式，包括身體發病，以配合父母親的過量關愛。讓父母的滿盈情懷，有所托付。

我對韋恩說：「你的分析能力很強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你一方面拒絕媽媽過份入侵你的空間，一方面又不停引她不要罷手！也許你的憂鬱症是為母親而設！」

我看韋恩，個人狀態甚佳，很快就會到外國升學。只是一說到母親，就忍不住眼睛藏着淚水，失去她的冷靜。其實現在，她父母需要她，比她更需要他們，尤其是母親，她的哀傷是那樣深，全部反映在她那緊繃繃的肢體語言上。一直以來，女兒就是她的一切，現在女兒不再需要自己了，她只感到被拒絕、被拋棄，心都碎了，自己的男人，卻往往只是一頓教訓：你太緊張啦，一早就應該放手啦！

正正是這些話，讓女人更感孤獨！父親當然也不好過，只是較善於掩蓋自己的孤獨而已。長期把情感全部投資在孩子身上，而不去經營夫妻關係的父母，在這孩子離家的時段，不但彼此無法互相安慰，孩子也會臨別依依，無法上路。

我想起一段父子對話；一個情深款款的父親對兒子說：「你要我的心、我的肺，我都可以給你！」而他那精神失控的孩子卻說：「我不要你的心、你的肺，這樣大的債我還不了。況且我自己也有！」

最需要你心和肺的人，其實並不是孩子，而是你的老伴！